

# 雪球

〔英〕特德·奥尔布里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 雪 球

〔英〕特德·奥尔布里著  
上海外国语学院英语系翻译组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Ted Allbeury  
**SNOWBALL**

---

J. B. Lippincott Company, Philadelphia and New York, 1974

根据费城和纽约利平科特出版公司 1974 版译出

雪 球

---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群众出版社重印 京安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 开本 6.25印张 142千字

1978年7月第1版 1979年7月第2次印刷

---

印数000001—150000册 定价：0.54元

## 重印说明

苏联领导集团为了争夺世界霸权和准备战争，在一些国家进行军事干涉、政治扩张和经济渗透的同时，肆无忌惮地派出它的克格勃特务人员在世界各地进行间谍、颠覆、破坏、暗杀等活动，人所共知。近年来西方出版界反映和揭露苏联克格勃活动的小说等读物，也多起来了。《雪球》便是从这类读物中选出来的一个标本。苏、美争霸以及苏联克格勃的活动怎样影响了今日西方惊险小说的题材和内容，于此可见一斑。

作者特德·奥尔布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为英国情报机关搞过反情报工作，从他所写的这部《雪球》看来，他在一定程度上觉察到了：两霸的争夺遍及世界各地，重点则在欧洲。他借小说的展开，揭露苏联领导集团一心要想煽动欧洲（特别是英国）对美国的不满，造成反美高潮，从而迫使美国退出欧洲，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垮台，由苏联独霸欧洲。作者自己是搞过情报工作的，作品比向壁虚构的要高出一等；但是，作为英国情报工作者，他竭力美化自己工作机构的倾向也是显而易见的。希望读者有分析有批判地对待这本书。

本书原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内部发行。这次由我们重印，重新设计了封面并改为公开发行。

群众出版社编辑部

一九七九年四月

因此，你们必须懂得，有两种斗争方式：或者用法律，或者用强力。第一种方式是人的本性，第二种则是兽类的本性。但是，由于第一种方式往往无济于事，所以不得不求助于第二种方式。因此，身为君主就必须懂得如何善于运用人兽这两种方式。

——马基雅维里<sup>①</sup>

---

<sup>①</sup> 马基雅维里(1469—1527)，意大利政治家、君主专制的拥护者。著有《君主论》一书，主张以权谋术数进行强权统治。——译者

米歇尔·马洛，她妈妈只知道她叫埃塞尔·贝茨。她以她的体态自豪，但也觉得有点厌倦。她是莲花脱衣舞夜总会的晚晚场的最后一档节目的表演者，这家总会座落在伦敦索霍胡同和沃杜尔街拐角，是第四幢房子。她和同她一起干这种娱乐性行业的姊妹们不同，她最后这一表演并不是节目单上最精彩的节目，因为来观看晚晚场的，总有那么几个有身份的人，他们比较喜欢那亲切的迷蒙气氛，而不太喜欢欣赏脱衣舞女的演技。但是，下了班的侍者，毒品推销者以及索霍的流浪汉却一看到脱衣舞就知道好歹，不过埃塞尔总是满足于她那炫目的魅力所取得的成就。她也知道那个管灯光的小杂种跟她过意不去，老是把聚光专门打在某个地方，叫人看到埃塞尔用起剃刀来不是个利落的能手——因为埃塞尔在早晨向来是不用吉勒特牌剃刀的——总之，埃塞尔快快乐乐。

她回到达伯利街住所已近凌晨二时，她一扭亮电灯，便看到壁炉架上那堆钱：四张一镑的钞票，九枚十便士的硬币。那第十个硬币就在她的手提包里，一看到它就使人可怕地想到伦敦的邪恶行径。这还是上一天午后的事情，她的一位男朋友——谁个只要呆上个把钟头，就都是朋友——身边没有整镑的钞票，沉甸甸地尽是些零碎硬币。但是，她却妖媚地收下了一些硬币——“这都是面包啊，宝贝儿”——等他走了，她便拿一枚硬币塞进了电表<sup>①</sup>，当下就被轧成两半。这倒干得很

高明，里面完全空空如也，却附了一小块电影胶片，活象是一只多福饼里面嵌着一句吉利话。但是，埃塞尔宁可要几顶纸帽子，而不喜欢这些吉利话，而且她也不喜欢开这种糟蹋好好的钱币的玩笑。

星期天薄暮时分，侦探警察洛夫乔伊上门来找埃塞尔了。洛夫乔伊是伦敦市警察局的风化侦缉队的队员，但是，作为《新政治家》周刊的一个典型的读者，他心里热爱“物质主义社会的那些弃儿，因为他们不愿意进行不公平的斗争”。有些姑娘说，你一经给警察老爷开了一次方便之门，以后就别想有个了结，不过，埃塞尔认为，还是她妈妈说得对，患难之交才是真正的朋友。毫无疑问，侦探警察洛夫乔伊确实是喜欢交朋友的——通常总是发生在星期天下午。

而且，埃塞尔常常说，“他们做完了那档子事，不过是只要喝一杯茶而已。”就在他俩喝茶的时候，埃塞尔给洛夫乔伊看了那枚十便士的假硬币，他只看了两秒钟，便大体上识别出那里面有些什么奥妙，等他把这个新发现拿回到奥尔巴尼街局里，再花五秒钟，他就可以编造出一套欺骗他的上级的假话，蒙混过关。他回赠给埃塞尔五十便士。

星期一的《旗帜晚报》的最晚报，在最新消息栏里登了一条四行的报道，说是波兰商船“巴托里”号的厨师下手申请在英国政治避难，因为他对“苏联的种种政策感到厌恶”。内政大臣正在考虑此事。虽然这条新闻在《旗帜晚报》当天发行的大多数报纸上，印得字迹模糊，难以辨认，但是，他们却很有见

① 这种电表要投入硬币才计量供应电力。如果投入的硬币是一枚伪币，电表立即把它轧碎弹出来。——译者

地，把它印成红字。

有一个男人，两天之内四次来到肯辛顿花园，仔细端详一处花坛上标有“美国石竹”花名的一块小铁牌，每次看过以后都说一声，“他妈的混蛋”<sup>①</sup>，这是一句不太高尚的波兰话。

韦默思街的波兰大使馆，借用一句皇家海军的行话，满船灯火辉煌。行将离任的法国大使定于晚间八时来访，要张罗的事多的是呢。波兰大使本人，碰上了这种场合，总是很不开心，往往要关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悄悄地呆上半个钟头，想点适合今晚需要的语言，准备几句雅言隽语。他在联合国做过两年波兰代表，那种温文尔雅而死气沉沉的生活却使他学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万不得已时，用上人们常常引用的一句典雅的拉丁文，倒是会受到大家（除了美国人）欢迎的。今晚，他在开头的十分钟一直在掂量下面这句话的优劣得失，“弃商从农，福在其中”<sup>②</sup>，但是，这句话未免有点赫鲁晓夫的味道，所以为了稳妥起见，他决定用“吉兆已卜，前途无量”<sup>③</sup>，他考虑下来，这句话是谁都不会得罪的。

他刚刚点上雪茄，就传来一阵敲门声，大有盛气凌人之势。他叹了一口气，说：“进来。”

使他大吃一惊的是，原来是他的司机帕韦尔·克雷兹基，更使他吃惊的是，克雷兹基竟然不说一声如果你允许的话，便坐将下来，随即举起拳头捶起桌子来了。

“到底对‘巴托里’号那个家伙采取了什么措施啦？”

① 原文是波兰语。——译者

②③ 原文是拉丁语。——译者



直到这时，大使阁下还一直认为，自己是铁幕国家的几个大使中一个拥有个真正司机的人。不过，他已经当了七年大使，察颜观色的本事并不比别人差。他十分沉着地说：

“克雷兹基同志，我想你会懂得应该向我证实你的身份。”

克雷兹基说道，“如果你看一下你的保险箱，同志，你就会记得有一个密封的红信封——请把它打开来看。”

几分钟后，那只信封在大使阁下的办公桌上打开了。里面不过是一张质地精良、厚实的白信纸，简单地向有关人员宣称，司机帕韦尔·克雷兹基同志也是 Z-11 机关的克雷兹基少校。Z-11 机关乃是俄国人的克格勃的波兰翻版。信上根本没有提出请予协助之类的话，因为无此必要。Z-11 那些少校并不是一个便士可以买上一大把的货色，不论使的是谁家的通宝。信纸被重新装进信封，信封又被藏入保险箱里。

“好吧，少校，你要我说关于这个叛逃分子的情况吗？已经向英国内政大臣递了一份抗议书，我们自然也要求会见。眼下我们别无它法。”他把两只手心朝办公桌上一按，好象就要起身送客了，但是，克雷兹基却已气得满脸通红。

“博罗夫斯基，我要那个家伙。我要他到这儿来，马上就要他来，这是你的责任。我不希望打报告说你不跟我合作，所以我要那个家伙。”

博罗夫斯基大使并非没有他自己的后台——不论是在莫斯科还是在华沙——甚至也不是几个特务少校所能吓倒的。他站了起来，用胳膊钩着克雷兹基的肩膀，把他送到门口。

“少校同志，做大使的要承担的责任多着哪。我们一定不能显得过于急切，否则，会使英国人发生怀疑。”

他很想要他把车子开过来，但是，又觉得未免显得太过火

了。列维茨基在巴黎还没有做到这地步便垮了台。

洛夫乔伊把他那份赎罪的小小贡品交给劳里探长的时候，他略为不愉快了十分钟。

“你怎么会在星期天下午到这种宝贝地方去，洛夫乔伊？”

“唔，探长，那姑娘帮我搞过几次侦查案子。”

“这些事情你都在当天的案情簿上登记了吗？”

“登记了，探长。”

“好。我们且来查一查。”

几分钟后，探长从登记簿上抬起头来。

“我来告诉你，洛夫乔伊。该死的星期天，多得叫我倒胃口啦。”他把手里一支女王陛下供给的办公铅笔对着尴尬的洛夫乔伊晃了晃。“我现在警告你，小伙子，你他妈的还是别找麻烦，要不然，有朝一日，在好端端的某一个星期天早晨，你就会发现自己出现在那该死的‘社会新闻’上了，我可不是说警察局长会表扬你。那准是一篇‘本报特派记者’的调查，一开头便提到一个‘金发碧眼的可爱小明星’，末了却是‘至此，本报访员找个借口离开该寓。’你要出这个风头，请到其他什么地方去出，可别在我这儿出。”接着，他也许觉得他这个下属会懊悔不该把他的发现报告上来，他便头也不抬地又找补一句，“你上布赖顿去一趟就不会有什么大错——跟那儿的沃特金斯巡官通个气。现在我要你就这件事情写份书面报告，在你今晚下班前交来。”

一小时后，这个报告的一份影印本和那枚硬币被送到特警处的布赖恩特队长那儿去了。

## 二

三位法国旅客每隔半个小时先后来伦敦希尔顿旅馆办理登记手续，三人全都住在一个楼面上。他们登记的名字是皮埃尔·菲勒特，商人；安德烈·普鲁沃斯特，作家；保罗·卢西埃，工程师。后来，他们在茶室里碰头了，他们对侍者抱怨千层糕的质量太差之后，便认真着手处理正事。普鲁沃斯特断言，如果《世界报》看过那些文件的影印本，他深信该报肯定会登出来。三人一致认为不同法国大使馆接触。由菲勒特去同波兰人联系。

“我只要记下一点具体情况就行，贝茨小姐。可是埃塞尔·贝茨小姐么？”

“实际上，全名是埃塞尔·桑德拉·贝茨。”

“哪儿出生的？”

“斯特普尼，阿宾杰花园72号。”

“年龄？”

“二十。”她看到他手里的笔动也不动，犹豫不决，等他抬起头来，她便说，“唔，那是我搞演出的说法，大概——在法律上，可以这么说，我是二十五岁——不过，”她又说，“让你队长知道，我自然不在乎。”她颇喜欢这位队长，她认为，特警处要比风化侦缉队神气得多。

“现在你把这人的情况告诉我，还有他干了些什么——就

说个大概吧，”他急忙加上一句。等她说了三通以后，他便说道，“你给我提供了很清楚的身体相貌。那么，他的谈吐举止又是怎样呢？”

“噢，我想他是外国人——你知道，好象有点儿毕恭毕敬的样子。”他把我一只手吻了两次——当然，这是在事前——他对钱币并不很在行。整镑头的钞票他还弄得清楚，硬币就得我帮他忙了。”

“你能肯定以前从来没有看见过他吗？”

“肯定，他是新客，没错儿。”

“那你是怎么碰上他的呢？”

“唔，我不过是走到楼底下去换口新鲜空气，他就一直在我身边走来走去——大约有四五次——我看得出他对我有意思了，后来他就走上来向我提出要求了。”

“他有外国口音吗？他究竟说了些什么话？”

那对蓝蓝的大眼睛低垂了一刻，直望着她的裙兜，但是，她一边直对着他的眼睛看，一边说，“他只是说，‘多少钱？’”

布赖恩特队长合上他的笔记本。“你对我们很有帮助，贝茨小姐。我非常感谢你。”

她顿即喜形于色。“喝杯好茶再走好吗？”

“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不肯喝杯好茶的人的，贝茨小姐。”

她站起来，把裙子往下一推，这样一来，裙子差不多把屁股全遮住了。她顺手从壁炉架上撩起两个搪瓷茶杯，走过一扇半开着的门。她让门儿敞开，这使布赖恩特队长碰上了警察学院的课程中所没有的一次随机应变的测验。贝茨小姐此刻正在抽水马桶的奔涌的流水中细致地洗两个茶杯，他的随机应变的才能终于显现出来了。他急忙立起身来。

“贝茨小姐，我转念一想，觉得不应该领受你的盛情。这样一来，到头来免不了要张扬出去，一杯无事的茶谁也说不准报纸会写出些什么来。”

他心里想，多谢上帝，好得还有一个时刻叫人警醒的报界。如果没有他们的庇护，我们大家真不知道会弄成什么样子。

波兰大使馆三等秘书是唯一一个不是党员的馆员，但是，在同英国人打交道时，博罗夫斯基大使一向认为，他最得力。三等秘书苏斯立克过去曾在英国皇家空军的波兰中队当过战斗机飞行员。他似乎懂得英国人和英国人那种乖僻行径，有许多事情，按照比较正式的外交途径似乎有点儿行不通，他却能够办得妥贴如意。

苏斯立克向英国外交部非正式要求会见“巴托里”号商船的叛逃者，对方就请他在一位外交部的高级官员的陪同下同那个人会面，还送上茶来。

在英国外交部，人们常常看到铁幕国家的外交官在同其叛逃的同胞会见时总是吹胡子瞪眼睛，声言要对家属进行威胁，所以苏斯立克给了他们很好的印象。苏斯立克一眼便认出，此人原来是 Z-11 驻在英国的某个机构的特工之类的人物。但是，他始终使谈话进行得无拘无束，客客气气。临了，他又要求让他同这个叛逃分子单独谈话五分钟，对方至少会考虑他这个要求。

“你有什么想法，苏斯立克先生？”

“唔，我很相信这个人的确希望呆在贵国。我因为记住了这一点，所以我觉得我已经尽了我的责任，我们应该不再过问。他的批评意见并非完全没有根据——我的国家受尽苦难，

我们也正在继续奋斗图存；不过，我还是很了解他的真正原因，因为我可以肯定地认为，我们所听到的只不过是部分的情况。我相信如果由他单独同我谈，他也许会更随便些。我很想试试看。我们要使情况有所改进，就得听听不同的意见。”

外交部已经断定，这个叛逃者的出走可能是出于某种感情问题，并没有什么宣传价值，因此，他们给了苏斯立克五分钟时间。

门一关上，他便往椅背一靠，说道，“唔，齐格蒙德，现在没有外人了，你可以把一切真实情况都对我说，我想我可以向使馆介绍情况说，你是为了个人问题想不开，建议可以同意你在这里居留。你知道，我们可以把事情搞得很容易，也可以把事情搞得很难。”

齐格蒙德·库雅夫斯基已经对他那种莽撞行动有一半懊悔起来了，因此以为他现在已经看到一个机会，可以脚踏两头船了。他把嗓门放低得简直象是耳语。

“我奉到命令，把两枚硬币放在某个地方，”他说开了，接着便把他同那个姑娘邂逅并把硬币弄错了的详细情况都说了。苏斯立克仔细地记住了详细经过情况，临末，两人都对这种竟会改变一个人的命运的蠢事，不禁失声大笑。他又宽慰一下库雅夫斯基后，便同外交部的人稍作交谈，对他说显然是因为跟娘儿们搞了那番蠢事才出了乱子。

大约两小时后，这次谈话的录音带被译成英语，并录了复本，午饭刚过就送到特警处去。

博罗夫斯基大使把有关库雅夫斯基的倒霉消息转告了帕韦尔·克雷兹基少校。

在国王路底的贫民窟的一间四楼房间里，帕韦尔·克雷兹基撕开一份《巴黎竞赛画报》的牛皮纸封皮，翻到第一页的社论。他拿这一页斜对着光线，便显出了一个亮晶晶的句号标点。他用刀片凑在它旁边，把它从光闪闪的纸上轻轻一揭，这个小点便顺顺当当地脱下来了。

共产党间谍中一定有人确实是使用爽身粉的，因为他们人人都有一听这种东西。这是克格勃用来隐藏微粒释读器的标准地方。

释读器一装配好，就把微粒放置在中心点上，克雷兹基拿灯光来照薄膜，原文便清晰分明地显现出来。这是他妻子伊尔斯的来信，总是老一套——她多么想念他，孩子们在学校里的功课有多好，他能否再给家里每月添寄个二百兹罗提<sup>①</sup>，已经给她买到一件紧胸的、喇叭裙摆上饰有小金片的白色连衫裙吗？克格勃和Z-11机关都乐于让家人互通音讯，不过，这是他两个月收到的第二封家信了，未免频繁得有点异常。他不知这是什么意思。是意味着他们觉得满意，还是意味着他们产生了什么怀疑。不过他们已经派给了他这一特别任务——他简直是在给克格勃工作了。除非是那个杂种大使已经把消息发回去了，否则，他们至今还不会知道那个投向英国人的秘密信使的消息。他在得到那张微型胶片之前，是无法采取行动的。他目前甚至不能同那几个法国人联系。他把微粒丢进了火炉。哪怕炉子里的煤块烧得通红，它却烧也烧不起来。

在马里兰州的乔治·米得堡，凌晨三时，汉克·彼得斯把

---

① 波兰的货币。——译者

他那辆庞蒂亚克 GTO 型汽车开到工作人员停车处放好，把汽车钥匙交到外层的检查室去。今天天气看来很好，只是此刻尚未破晓。一名卫兵在查验他的出入证和身份证，另一名卫兵则站在一旁，端着轻机枪，对准彼得斯的下腿。铁蒺藜的围栅高达十英尺。这种手续在第二道警卫室又重复了一次，同样也有围栅。

前海军上尉彼得斯并不是一个水兵，而是一个数学家，他已经在美国国家安全局最重要的一个处 PROD 所属的五个科之一 ADVA 工作了十八个月。国家安全局一直是昼夜不息工作的，彼得斯应召来赶办一件要公，并且已经预订了使用新装的旋风计算机的时间，这是特为国家安全局制造的一部密码破译机。据估计，旋风计算机用一小时破译的一份密码，一个第一流数学家至少要花三百年时间。

国家安全局对于所有不问是否友好国家的外国政府的密码都要加以破译。它在环球各地还设了两千多座无线电截收站，监听世界上每一个国家的无线电通讯。多亏国家安全局那些监听站，杜勒斯才得以比赫鲁晓夫早两分钟接到情报，知道了加里·鲍尔斯的 U-2 飞机在飞近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时所酿成的一场轩然大波；那些监听站还录下了俄国炮手报告飞机动态的声音。各国的陆军和海军都得进行通讯，不论是使用密码还是明码，国家安全局都一律进行监听和录音。只消四点二秒的时间，它就能提供世界上任何一支武装力量的任何一种军种的行踪和活动。

彼得斯还得再过半个小时才能把他的终端机接通旋风计算机，所以他便审视一下 10×8 英寸的有光照相纸上排成纵列的一行行五位数码。它给人的印象就象是一些单词任意插入



的密码，但是，他是一个老于此道的人，决不会让这种初始的想法就此定形。他先要使它完成首先的三道标准手续，然后他就想试一试搞出一点新花样来。他再核对一下随着这个任务一起交下的那份用打字机打出来的书面指示。他已经知道原件是通过中央情报局转给英国的，书面指示说得很明白，它并没有超过“绝密”的保密级别，不过是一桩例行公事，但是，它却标有优先处理的四个“A”的标志，并且还要派专人送往华盛顿郊外，弗吉尼亚兰格利菲尔德的中央情报局总部。

这时，他面前的红灯在闪烁了，他在他的终端机上打出了基本数据，让计算机做完第一、第二和第三套程序，这番运算，势必要对几十亿项存储数据分别取用三百六十次。

行式打印器的速度按照普通计算机的标准看来是算快的了，但是，即使是每秒一千个符号的速度，在计算机完成了全部三个程序的运算之后，打印器却还要继续工作下去。计算机花九十五秒钟左右，打印器却要花五分钟。彼得斯猜对了一半，这是一份双单词任意插入的密码，但是，其中又另有蹊跷。他调整好计算机来查明所用的是何种语言，得到的答案使他不得不立即给旋风计算机的控制室打电话。真他妈的活见鬼——竟是一份两种语言的密码。他至少需要再使用两小时计算机。他要求给他一个间隔，当即如愿以偿。

事实上，他几乎花了三小时才破了这份密码。其中确实有两组十二个符号的词语，每一组都代表了两种语言中的同一个词儿，就是波兰文的 *Pilkasniezna* 和法文的 *Bouledeneige*。它们在这两种语言中的意思都是“雪球”。他聚精会神地把两组词语分别破译出来，目瞪口呆地望着最后译出的全文，一边又将译妥的东西加上双重密封。